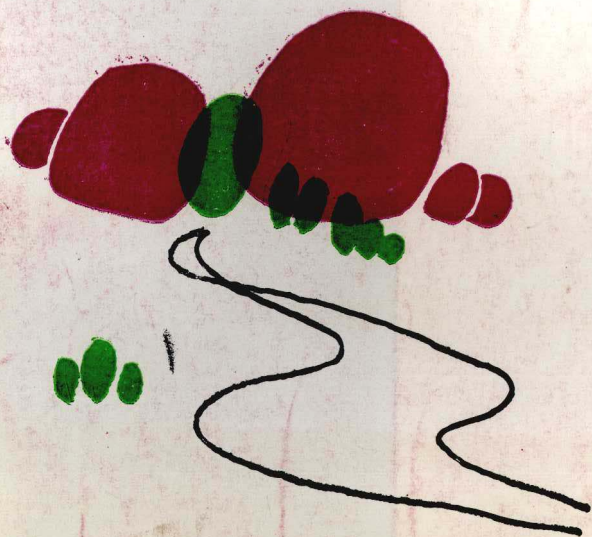


黔西南州

小说选集



小说选集



黔西南州文化局

目 录

遥远的山寨·····	张静枫 (1)
大山哥哟,你何时再来·····	胡宗裕 (13)
销魂时刻·····	康后元 (22)
大路拐弯的地方·····	赵范奇 (34)
平常事·····	杨道松 (44)
荒山野岭·····	袁 欣 (61)
归来·····	董朝阳 (74)
躲雨·····	冉茂荣 (79)
竹林下的小屋·····	王力行 (88)
小镇轶事·····	潘 军 (103)
绝望中的希望·····	李永跃 (117)
同是鲁班子孙·····	黄 森 (139)
该有的插曲 (三题) ·····	聂 吉 (150)
甘蔗,是甜的·····	史汴生 (154)
我们刚刚长大·····	陈文明 (165)
女收容所长·····	王文科 (174)
这边风景·····	卢惠龙 (224)

遥远的山寨

张静枫

丹霞山中。遥远的山寨。一抹夏天的晚霞正在暗淡下去，把五颜六色的光辉恹恹地映在池子上面。颤抖不已的鳞波还在闪闪发亮，而周围已是黑黝黝的了。在黑暗里，山寨疏疏落落的灯火，象磷火般在跳舞。

江小荣背靠在苦楝树身上，眺望着黄澄澄的天空，希冀着有一根纤长的绳子拴住太阳，不让它落下山去。他两只肩膀扛张嘴，乍到这丹霞山中，借得达拉寨刘家祠堂的一隅暂避风雨，得到有一副糍粑心肠的陈干人的尽力帮助，好不容易拢起一堂私塾，在滑石板上捡饭吃。但是，江小荣只读齐高小五年级就辍学了，从没见过木刻草本书，现在要教二十个学生，各人读的书都不一样，从三字经、百家姓到离娄、告子，从对子到书经、易经。莫说教罗，就是翻开那些白绵纸印的书，也够他头痛的了。



陈干人心肠虽好，但成天捂在喇叭斗上吞云吐雾，闲着也爱串门子，混人家的叶子烟吸。吸了不上算，走的时候还要顺手牵羊捎去几匹。陈干人在群众中没威信，江小荣的精神便失去了依托。初来乍到，摸不到锅灶，他象小鸟儿飞出了牢笼，心里别有一番滋味；如今困顿在遥远的山寨，进退维谷，怎不叫他毛焦火辣啊！

江小荣的住处在祠堂厢房顶上的一间阁楼里，门窗已经坍塌，瓦檐上结有燕子窝，蜘蛛网、扬尘布满穿枋和板壁。白天漆黑，夜晚用月儿点灯。阁楼上只有几块木板，一床秧被，半盏孤灯。阁楼正对一栋长三间的新瓦房，刚刚装好的吞口，还在散发着杉木的清香。门斗上挂着一只画眉笼，笼里一只画眉跳来跳去，好象很快乐。新瓦屋左侧有一汪绿茵虹霞的池水，池边有一株扭扭曲曲的紫荆，可惜已经擦黑了，要不，江小荣就会看见一位梳小髻，穿月蓝布衣服，套一双翘头花鞋的女人，在聚精会神地捋羊毛线。生活并不是那么绝情，在困顿里，江小荣倒可以从那女人手中灵活运转的车车上得到一点慰藉。

一天上午，江小荣穿一件土布长衫，正襟危坐在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”的牌位下，悉心地、颤颤惊惊地教他的学生小更元读新书。读着读着，那位被人尊称为叶枝娘的纺线女人转进幽暗的学堂里来了，她妩媚地站在江小荣的桌子面前，那对比画眉还漂亮的眼睛一打闪，便“咕！咕！咕！”的笑出声来。江小荣的身上象有蚂蚁在爬，十二万分地不自在。要是地下有个洞，那该多好。叶枝娘收起笑容，耷拉着眼皮，将右手中的车车一掙，那一块上平下凸，中间穿着一根伞骨子的硬木车车便滴溜溜地转起来；左手虎口上托着

的雪也似的羊毛，便从手掌心里淌出细细的线。“江先生，刚刚我听到你教小更元的书，有两句教错了吧？”她说。

江小荣心子一紧，嘴巴哆嗦：“是么？我教错了么？”

“是错了嘛！‘匍匐（瀑拍）往将食之’，你教成‘匍匐（虎伏）往将食之’，是不是错了？”叶枝娘的话很柔婉，态度很谦和，丝毫没有拆台的意思。

江小荣下意识地离开那张断脚的太师椅，苍白的脸热辣辣的。他心想：不是说这个寨子上的所有的男人连扁担大个“一”字都不识的么？怎么连个梳小髻的女人竟敢来亵渎圣贤之徒呢？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真会教错。然后他硬撑着，说：“娘娘，我是先生，我是先生，我还会教错么？”

叶枝娘没有再坚持下去，只是把小更元按到座位上去，揪了一下小更元的耳朵，便带着那滴溜溜转的车车转出学堂去了。

当叶枝娘的身影消失在轻纱般的薄雾里的时候，不知是谁这样嚷道：“大媳妇，小丈夫，小丈夫，大媳妇！”这嚷声直刺小更元，但小更元没有什么大的反响，只是用黑漆马糊的小手去擦他的黑鼻子，把浓带带的鼻涕抹得满脸都是。

江小荣觉得有些蹊跷，当他把在学堂里发生的事情告诉陈干人的时候。陈干人正弓在大烟铺上，囁囁塞塞地说：“唉呀！你晓得就是罗啥！你那学生小更元就是她的男边哟！咋个不大！咋个不小！我们这乡晃昏，都兴这样！”

江小荣听了，心里惘然若失，凄迷之上又添了一层迷雾。他的日子多么难打发！好象用一根麻线穿着一串数珠那样的延擱着。

江小荣的生活同山民们一样清苦，一年三担包谷的束

脩，那是再微末不过的收入了；一日三餐，则由学生家轮流送来：半升白米，两个鸡蛋，几匹干板菜（夏秋季节才有点毛辣角、青辣子、四季豆、豇豆一类新鲜菜），三钱盐，五钱油，一爪干辣椒。好在山里人好客，不管哪户人家，也不管逢着什么节气，都要请他去坐上席，吃豆腐饭；如果遇到哪家杀鸡，那鸡脑壳，总是用来敬先生的。这样的习俗，除了表达山里人对读书人的崇奉外，还有讨个和气生财的意思。

也许是大人的关照吧，逢着小更元送吃的那天，江小荣便可以吃上脆生生的醋笋子，香喷喷的霉豆豉；那鸡蛋也是顶大顶新鲜的。有时候，江小荣的功课忙，叶枝娘便主动过来给他煨沙罐饭，将米放在沙罐里，渗上合适的水，用瓜叶罩起，将沙罐放在火炭上，煨出来的饭软绵软绵的，很是爽口。叶枝娘虽说是人家的童养媳，但小更元的父母待她若自己的闺女一般，好几把锁匙都交给她，那家，她当得了大半。所以，闲话尽管有些闲话，她一点也不在意：捋羊毛线的时候捋羊毛线，喂猪的时候喂猪，做饭的时候做饭，一切如意，闲言淡语粘不上她的边。你瞧嘛！在她的颈项的转折，双手的摆动，在她匆匆的步履风韵里，在她银铃般的声音里和静悬着如同落月的眼睛里，仿佛都漫溢着一种抑止不住的青春的喜悦。只是当她十二岁的小丈夫小更元弄脏了脸和手，滚齃齃了她洗干净的衣服时，她那美丽的画眉眼睛才会流露出一丝忧郁。

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丹霞山升腾起浓密的雾霭，猫头鹰在皂角树上“咕噜噜！咕噜噜！”马熊在深山老林：“嘿呼！嘿呼！”在竹林里栖息的斑鸠，也会觉得恐怖悄然袭

来，身上掠过冷颤。到了这种时候，江小荣便有点悔恨：真不该到这鬼地方来；就是要饭讨口，滥在县城里，也不会象这样的惨人怕人。蓦然地，一支山歌喁喁传来：

可恨爹妈好狠心，

把我卖到深山老箐林。

白天听到阳雀叫，

晚上听到马熊哼……

江小荣每听到这样撕心裂肺的歌，都要把松明子挑得很亮，从阁楼的板壁破缝中探出头来，有意无意地喊着：“小更元！小更元！”

叶枝娘呢？总是在昏暗的桐油灯下，守着鼾声大作的小丈夫，没精打彩地捋她的羊毛线，嘴里便哼着那支仿佛是从心尖尖上砍下来的撩拨人心的歌。听到先生的呼喊，再看看靠在她大腿上睡得很香的小丈夫，两支丰腴的肩头一耸，微微伸着腰，从窗洞里往上看，问道：“有哪样事吗？先生！”

江小荣听到叶枝娘那银铃般的声音，心里一松弛，便就不很害怕了，他借故说：“小更元在温习功课了吗？”

“早就睡得象猪一样罗！”回答常常是轻柔的，怨艾的，悄然的，但又是拘谨的。

她原来也是城里人，爹是个教私学的先生，但是在那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封建传统观念笼罩下，她没有资格读圣贤书，每天跟妈捋羊毛线编织帽子卖，对家庭生活大帮小补。在“六腊”之时，灶头上的锅儿吊起当钟打，火堂里没有了炊烟。爹妈狠心，就把她以五斗米的身价卖到山里来了。公婆是仁慈的庄稼人，对她很宽容，只是，只是啊，这个鬼人儿，这个鬼人儿……可怕的现实，象钉子一般钉在她

内心深处，她强颜为欢，打发着悠悠的白天和漫漫的长夜。在夜阑人静的时候，让那支歌伴着她，与老树和昏鸦一齐休息。每当记忆涌上心头，她就唱起那支骂爹骂妈的歌谣。她总是与江小荣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把小更元推向前边，划着一条界河，自己把背贴在破败的板壁上。她也有欢乐的时候，那就是逢场天，公公婆婆带着她打好、用核桃叶染黑的羊毛帽，赶场换盐巴、桐油去了，叶枝娘就可以带着小更元到岔河去，脱光衣服，在河里滚个澡，然后到岸上去，与山花亲嘴，同绿草相眠，尽情尽兴，把一切烦恼和忧虑，丢到蜿蜒流淌的碧水中去……。但当有人从她身旁走过，对她不屑一瞥的当儿，欢乐与忧伤，又抱成一个死疙瘩，捆在她的心上了。她和江小荣常常一句半句，朦朦胧胧地传递着心音。有些个夜晚，她拉着小更元去找江小荣问字，小更元抱着一本四书，站着打瞌睡。江小荣喉咙里象塞了一块破布，讲不出什么来。这时候，叶枝娘便背起熟睡的小更元，匆匆的走了。屋子里依然幽暗孤独。暗夜里悬着一颗同样凄迷的心。

有些个夜晚，在仄逼而空荡的阁楼里，在昏暗的松明子的光影中，江小荣也会思念起自己的童年，在本街王慕尧家的盐号上，做完了一天的琐碎事情，老板和老板娘还不曾烧完大烟，他也会同老板娘的内侄女聂瑞仙耳鬓厮磨，“办姨妈妈”，学着旧戏班子演的洞房花烛夜那套事情。那是何等的温馨缠绵。但是，曾几何时，聂瑞仙到昆明读书去了，剩下他自己，刷痰盂，擦烟盘子，洗小衣，受不完的累，受不完的气——也没有谁怜悯！现在想起来，直使人抽冷气。往事无时无刻不在脑子里萦回。可是他想而又不敢向叶枝娘吐露

自己的心曲。但他还是责备自己没有关严感情的闸门，有意无意间透露了一些，因此，自然而然地，叶枝娘经常在私下打问他的家事。有时还会在他的面前，称那位聂瑞仙小姐为观音菩萨莲台下的玉女。似乎她从小就认识她。事实上，在叶枝娘破碎的心上，不也有着同聂瑞仙一样逼真的图画么。

一天晌午，久雨初晴，山风轻拂。江小荣闲着无事，心里烦闷。雨后的树林在阳光下闪着翠辉；乌云渐渐散开，残阳留在天际，一丝一缕，绞成一条美丽的长带，搭在连绵起伏的山峦迭嶂上。江小荣凝视着这遥远的山寨的奇异景色，一边暗自思忖：要是聂瑞仙在身旁多好！互相勾着脖子朗读唐诗宋词，该是何等的惬意！他努力让自己的想象驰骋，鸟儿的啁啾不正是吐露着这种哀婉而缥缈的心音么？然而，谁也不知道，谁也不相信：一个浪迹天涯，留连幽暗阁楼里的流浪汉，竟会在宁静的晌午产生如此非份之想！

江小荣一声叹，下意识地喊了一声：“小更元！”这时候，叶枝娘正在紫荆树下绾着捋好的一截羊毛线，嘴巴噙着，仿佛含着一枚橄榄果。听到江先生的呼喊，脚便不由自主地走过来，问道：“是喊我么？先生！”

“我在想……”江小荣埋着头，用脚去踢地上的火石沙，“他的书生得很哩！”

“是么？他跟他妈上山扳嫩包谷去罗！你就先教教我，等他回来我教他，行吗？”叶枝娘张着画眉眼睛，闭上乖巧的嘴巴，伫立一旁，等待先生的回答。

“将就吧！”

于是，他把中午剩下来的时间，教她读小更元读的那四本书。她读得很清爽，记得相当的快当。半顿饭功夫，一页

书她就记下来了。可是，他意外地发现，她念的是“白眼书”，记得，认不清字。他感到甜蜜，又觉得骇然。

这样过了一久，叶枝娘就这样帮小更元读白眼书，也教小更元读白眼书，越读，叶枝娘的心越野，越读，小更元就越蠢。

山区的雨季似乎还要延捱下去。山水发得很猛，到处都是“哗——哗”的流水声。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，江小荣的阁楼窗门一直没有打开，雨帘和雾罩，全把它遮没了。叶枝娘却听不到往常的呼唤。她拿着二指宽的纸条，拎着一支毛笔，披着蓑衣，戴着斗笠，打着赤脚，缓缓地淌过水，走到阁楼门前，打算替小更元问几个生字。风吹开了门，叶枝娘看到：江先生瑟缩在秧被里，她以为他在睡觉，便抬着脚想蹙身回去。此际，她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：“叶枝娘！”她车身问道：“在睡觉么？先生！”江小荣可怜巴巴地说：“我……我，冷得发抖，热的发昏，怕是打闷头摆子吧！”

孤苦伶仃的游子并没有失望，叶枝娘一下子变得无拘无束起来，俨然成了他的一个亲人。她找来了几个打屁虫，捶绒了包在他的脚板心上。还给他熬了半碗稀饭。把稀饭放到他的面前。并且，一天要牵着小更元过来探问几次。到了夜间，她还要背着跟屎狗般的小丈夫，站在江小荣的床前，一再问：“好些了么？好些了么？”

几经折腾，江小荣的病终于好了，病弱的身子还没有复元，一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：

原先在这个寨子上教私塾的查润有先生，扭着陈干人到祠堂里来，说：“陈干人贪图江小荣的钱吹鸦片烟，请了一个教白眼书的先生来骗人。”还说：“连‘匍匐’二字也教

错了，岂不误人子弟。”陈干人也许有什么短短给人家捏着，拗不过，便扯打着走上阁楼了。

江小荣心是虚的，说起话来理不直气不壮，一切过错，全是陈干人给一肩担着了。看到这种情形，查润有火性更厉害了，他气势汹汹地说：“照老规矩办事，教不下来，就干脆杀猪挂红，请别人来教，自己么——两个山字重起……”

正在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，叶枝娘上楼来了。“查先生！江先生一年三百六十天都在这里教书，从没空过一天半天，你教一年的书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尽去敲当当做道士赚猪脑壳，还来吵！还来吵，你要不要鼻子哟！”

查润有的眨巴眼被叶枝娘数落得流出了眼泪。他好久都回不过神来。他兀突之间进行了反扑，问道：“呃！叶枝娘，他教错字不是你讲的么？”

“我在哪里讲的？你听到？干人你听到没有！”

干人蒙在鼓里，张起嘴巴：“呃！呃！呃！”

一场风波就这样暂时平息了，查润有不死心，暗地里结起了个活络套，象狠心的猎人安下了网兜。

叶枝娘仍旧在捋着她那永远捋不完的羊毛线。可是她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喊声了。有时候她偷偷到祠堂里望一望，发现江小荣不是把头靠在断腿的椅背上打盹，就是用失望的眼睛望着天空；或者就是双手抱着膝盖头愣神，叶枝娘一边捋线，一边背学过的书——唯恐江先生一旦喊她，会发现她背错认错，嗔怪她学习不专心。六天一场过去了，喊声终于在一天晚上传来。不过，这喊声已经由“小更元”变成了“叶枝娘”。叶枝娘满怀喜悦，奔到阁楼上去，象往常一样，问：“你叫小更元么？先生！”

“不！我是在喊你！”

“哦！哦！”叶枝娘一下呆住了。好久，她才用手捂住隆起的胸脯，颤栗地：“哦！哦！天！老天菩萨，你喊我？”

“我要走了！”

“到哪里去呀？先生！”

“回城里去。”

“哪歇回来？”

“不——不回来……”

叶枝娘不便再问下去了，只耷达着眼皮，一任那黝黑的长睫毛打闪。她仿佛记得，前几天查润有约来黄保统，和她老公公凑了好一歇耳朵劲，难怪一向来善眉善目的老公公的脸板得象门板。好心的婆婆也对她做嘴脸了。叶枝娘虽然有了一些预感，但总想着“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心不惊”。而江小荣呢？主动来告诉她，打滥仗的陈干人无能为力，爱莫难助；她，一个小囡妇女，避嫌都避不赢，又能帮他什么呢？他在这里呆不下去了。他告诉她：“匍匐”二字他没有教错，后来他翻康熙字典进一步证实了。他告诉她，等算清束脩的帐目，他就要走，回城里去。好长一阵子，两人都沉默着。松明子的光亮忽忽地飘动，屋顶翻飞着蝙蝠，掉落着尘土，不住地“沙，沙，沙”，声音很清晰，几乎整个山寨都陷入怅惘的沉思中。

过了一会儿，叶枝娘陡地立起来，目光闪亮，急促地说：“你带我走吧，我也要回城里去！”

江小荣的脑子“轰——嗡”一下，赶快说出一句话：

“不，不行啊！”可是，究竟为什么不行，他好象也很茫然，没有把下文说下去。

整整一个夜晚，无论是惶惑的醒着，还是在可怕的梦里，江小荣那“不，不行啊！”的回答，一直在叶枝娘心头萦绕，象一团乱羊毛线，总理不出个头绪。

早晨起来，江小荣意外地发现一竹筒泉水，一张雪白的毛巾帕。这定然是叶枝娘送来的。由于某种原因，她没有打听到他启程的具体时间，她赶在太阳出山之前，用竹筒从山沟沟里舀来清冽冽的泉水；翻箱倒柜，找出她妈妈给她唯一的陪嫁品——白毛巾帕，让他用山里的清泉，洗一把凉爽的脸。江小荣会心地洗完脸，便见叶枝娘那张红扑扑的但又十分苦涩的脸在他的眼前晃动了。她痴痴地伫立在那里，好象在等着他的嘱咐。江小荣说：“不用难过，他们恨的是我，要的是你。不会对你怎么样。”这话说得十分恳切，完全出于至诚。可是这些真挚的言词却让她受不了，仿佛花椒刺戳在心尖子上一般。她禁不住一边哭泣，一边诉说：“不，不，不，不要讲我……”

江小荣惊讶得无所措手足。在他们的交往中，叶枝娘从来没有这样伤心过。他解开一只干粮口袋，掏出一匹青色土布，要送给叶枝娘作纪念，叶枝娘看到这种情形，便一跤跌坐在地上，嚤嚤地啜泣起来：“哦呢！哦呢！不要给我！不要给我！……”声音凄惨极了。江小荣一双泪眼，看不清周遭的一切，一会儿叶枝娘消失了，连影子都找不到了，只有那匹青色的土布还留在楼板上。

江小荣向着高山大峒，长叹了一口气，拎起他两年辛勤劳动所得——一只干粮口袋，缓缓地向下山走去。那些撩拨人心的、使人回肠荡气的事情，象影子一样跟着他，陪伴着他到了山路的尽头。

蹒跚的脚步声扰乱了山野的静寂。暴雨之后，山路清爽，树叶上滴落的露水，宛如心里涌出的泪珠，在他的心上滴哒，发出悲戚的响声。此刻，他心里感到一种奇异的痛楚。对他来说，一个姑娘的悲恸的面孔，似乎象征着这遥远的山寨吐露出的忧伤。江小荣这个落拓者，在曲折坎坷的山路间跋涉：艰难，恐怖，失意，遗憾……。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，他自己会属于自己，黑暗过去，不就会有一个灿烂的黎明么！

可是，叶枝娘并不懂得什么人生的哲理，她泪水涟涟，依旧强颜为欢在那扭扭曲曲弯弯绕绕的紫荆树下徘徊，失魂落魄地捻着羊毛线，依旧唱着那支惨人的歌谣。也许在她心里的什么角落，也如同江小荣一样，藏匿着一线希望。

天哪天，人心竟是这么执拗！



大山哥啊，何时你再来

胡宗裕

暮色笼罩着青黛的山峦，秀丽的南盘江宛如一条灰白色的长龙，缠绕绵亘的群山。

暮色里，一个轻盈的身影，沿着陡峭的江岸，悄无声息地向下移动。渐渐地，江涛声大了，仿佛在唱着一支古老而又富于抒情意味的歌。

江岸，芭蕉树亭亭如盖，时逢蕉熟，轻风吹来，一串串饱满的芭蕉，摇摇晃晃，散发着缕缕清香。

夜色越来越浓。从宽阔的芭蕉叶的缝隙间，闪出一颗又一颗亮晶晶的星星。星光照耀着一个布依姑娘，她是那么年轻，那么俏丽，可紧蹙的双眉，又是那么忧郁。姑娘啊，你有什么撩人心绪的烦恼，竟一声又一声地叹吁？

天色不早了，她不得不回去了。同往常一样，她从绣花荷包里掏出一股花丝线，正要拴在她靠着的那棵芭蕉树杆上。



“小水妹！”

突然间，一个她所熟悉所期待的声音响在耳畔，她惊奇地抬起眼睛，四处寻觅，——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姑娘害羞了，轻轻咬着头帕的须带，凝视着南盘江，心里在声声呼唤：告诉我呵，多情的江水，我的大山哥久久不来会我，这是为哪桩呵？她生气了，倏地车过身来，“嚓”一声扯断了那系在芭蕉树上的花丝线……

她等待的大山哥，家住江北，她呢，却住江南；他在山那边，她在山这边，盘江水把他俩远远隔开，却又把他俩紧紧相连。

一个春雨绵绵的赶场天，小水妹的老阿爹，跌跌撞撞背着筐干姜块去场上卖，不料在崖坎上绊了一跤，半晌没有爬起来。这一带群山莽莽，山高树密，人烟稀少。他起身时本来就迟了，赶场的早去远了，竟没有谁能帮他一把。他好不容易挣扎着爬起来，浑身散了架一般，疼痛难忍，只好对着那撒了一地的干姜块发呆。——这可是他给读中学的小儿子的伙食钱呀！恰在这时，一个过路的、扛着几块木枋子的后生奔了过来，扶着他，细听老人诉说，竟把木枋子丢在路边，急匆匆地把姜背到场上卖了，又慢慢地把老人扶送回家。

小水妹好生感激。布依族有句俗话：好朋好友，黄豆下酒。天擦黑时，小水妹炒了黄豆，又煮了块腊肉，拎出一大罐“棒凶酒”（布依人家自酿的低度包谷酒的一种），让老阿爹热热和和地跟这位素不相识的、好心的后生喝了几碗。——待大山哥酒足饭饱，满面红光地撑起身来向主人家道谢时，老阿爹唤出小水妹，吩咐说：“你把这位阿哥送过江去；划慢点，江风大。”小水妹点了头：“阿爹，我去啰，